

文 2011 夏季号
(新编第四期)

江夏文苑



水月／党旗，书写新的历史

何炳阳／信仰之光

王夫之／抓阄

梅晓华／弯弯平岭路

石磊／小小说三题

许文舟／榨村杂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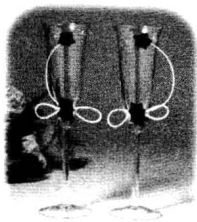
任蒙／世外湖岛

林仑／喧闹里 乘一叶静谧 心期许

熊召政／我的散文比余秋雨更理性

毕堃林／用一首诗，开一朵花给你

谢冕／时代呼唤诗歌的担当



新编《江夏文艺》夏季号

在这桃李飘香、熏风如酒的季节，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的大喜日子。为此，本刊特辟特辑来庆祝党的华诞。本期精选的五首诗，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表达了作者对党的热爱、对党的信仰的忠诚。缺乏信仰的民族是一个悲哀的民族，缺乏信仰的时代是一个悲哀的时代。有信仰的人才是最幸福的人，在物欲丰盛的时代，人们对信仰向度的追求，应视着我们精神生活一个重要的领域。

一篇好小说是作者与作品中人物深挚交流的结晶，有五马分尸般撕裂的痛苦，有灵魂升华后而获得的快感。本期继续连载我区青年作家王夫之的蹲点系列短篇《抓阄》，因前几期发表后好评如潮，所以连载。同时选刊了我区文学新人梅晓华的作品，希望引起关注。艾叶青、刘晓平、石磊、许文舟、杨友泉是我国实力派青年作家，他们的作品，可作为文学爱好者的教材。

用最深刻的思想、最生动语言、最鲜活的细节来写散文，无疑最易抵达读者的心灵，任蒙、林仑等作家的散文，无疑给了我们充盈与自信。

名雕的确需要重新塑造，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文学的边缘化本来是件很正常的事，她从来就不是喧嚣澎湃转瞬即逝的波浪，而是沉淀久远的河床。本期《名雕新塑》里的三位名家，熊召政、田禾、张雅文都是在近年来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和诗人，看一下大家们的作品，或许可以让文学重新神圣起来。

《诗海扬帆》和《文田拙耕》里的诗作诗风各异，有老辣的有稚嫩的。本期隆重推出了江夏籍青年诗人、现在西安工作的毕堃霖的处女作长诗《用一首诗，开一朵花给你》，希望读者喜欢。在《评湖飞舟》里，选发了我国著名诗评家谢冕《时代呼唤诗歌的担当》。在《江夏揽胜》里，我们选发了《让江夏画派回归江夏》，这些作品都值得一读。

文学是民族精神的催化剂，是民族灵魂的净化剂，是民族语言的浓缩剂。文学的确让很多写作者失去自信，因为她是一项不能立竿见影获得经济效益的崇高的事业。那么，让我们共同努力吧，守护着人们精神河流的堤岸，悄无声息地滋润着岸边的良田。



主 管 中共武汉市江夏区委宣传部
主 办 武汉市江夏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承 办 武汉市江夏区作家协会
编辑出版 《江夏文艺》杂志社编辑部

文学顾问（按姓氏笔画排序）

方 方 王新民 叶大春 田 天
田 禾 刘益善 刘富道 刘醒龙
陈应松 黄运全 梁必文 董宏猷
谢克强 鲍 风 熊召政

社 长 蔡明贵
总 编 辑 熊明泽
执行主编 何炳阳
文学编辑 水 月 何炳阳 祝志明
美术编辑 李国辉 徐 冰
法律顾问 黄建华

编 委 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夫之 王永更 王 皓 朱大明
祁金刚 何炳阳 张高荣 李国辉
李宗祥 李剑平 陈本豪 周迎阳
欧阳贞冰 祝志明 唐禄生 黄 海
董光宇 熊明泽

编辑部电话 027-81822278
投稿热线（QQ） 573560577
网络支持 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网站
中共武汉市江夏区委宣传部网站
江夏作家网 www.027zj.com
印 刷 武汉科勒彩印有限公司
刊 号 湖北省准印证第2032/WH号
地 址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振兴街原区老干局五楼

2011 夏季号

(新编第四期)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特辑

党旗,书写新的历史 水月 /4

信仰之光 何炳阳 /5

和 刘和平 /6

中国,挥舞着巨臂 能火 /7

中国,我是你山里的孩子 李龙年 /8

小说险滩

抓阄 王夫之 /10

燃烧的夏天 艾叶青 /14

人物三题 崔立 /19

弯弯平岭路 梅晓华 /22

堵车风暴 刘桂平 /27

小小说三题 石磊 /30

榨村杂事 许文舟 /33

乡村谣 杨友泉 /45

散文拾萃

世外湖岛 任蒙 /51

喧闹里 乘一叶静谧 心期许 林仑 /52

中国最古老的铁索桥走笔 张会军 /53

我的爱莲情结 梅雪 /54

鳊鱼情结 吴妙琴 /55

妈妈的雕花木箱 风烟俱净 /57

梅约 夏元秀 /58

名雕新塑

熊召政:我的散文比余秋雨更理性 /59

田禾诗选 田禾 /61

闯俄罗斯期间出创作低谷(外一章) 张雅文 /63

诗海扬帆

月照乡土 熊明修 /66

今夜的月光 方良聘 /67

拟乡记 冰雨 /68

夏天的山野 伍培阳 /69

最后的故乡 胡卫民 /69

肖英俊的诗 肖英俊 /69

夏雨(外三首) 张维清 /70

单草叶的根部 秀水 /71

李国辉诗词五首 李国辉 /72

黑与白 李耘 /72

江南春日的油菜花 黄迪声 /72

古笛新韵

武汉唯一的石窟寺:白云洞 彭鲁 /73

十二属相吉祥物摆放禁忌 路人 /74

头发的古俗与清初的剃发 宋抵 /75

古今中外十二位杰出诗人的墓志铭 苏吉 /76

文田拙耕

用一首诗,开一朵花给你 毕堃霖 /77

以一枚绿叶的名义 邓培江 /78

女人四十 朱四祥 /79

至尊网络 朱成珊 /79

花开时节 张璐瑶 /80

云淡风清 杨弯 /81

得失一念间 贺璐 /82

胡天君诗四首 胡天君 /82

母亲 高红娟 /82

评湖飞舟

时代呼唤诗歌的担当 谢冕 /83

针对个体的批评为何如此艰难 肖鹰 /84

一个写作者真的能靠写作养家糊口吗? 陈启文 /87

江夏揽胜

江城明珠 魅力纸坊 葛庆峰 徐云天 /89

一家商场,怎样改变一座城市 祝志明 杨柳 /91

让“江夏画派”回归江夏 黄海 /93

文坛快讯 /95

《江夏文艺》杂志理事会名单 /96

封面 湖蒸晚霞 /江尚 摄

封面题字 徐迟

CONTENTS

目录



党旗， 书写新的历史

◇
水
月

在三千年古莲核里
寻觅到你绿色的梦呓
在车厢与车厢衔接的余温中
触到你促迫的鼻息
当喜泪、激奋
在旗褶里迭起
你蘸着朝霞
书写新的历史

党旗，从悲壮的传说中走来
黎明，从党旗的弹洞中穿过
覆盖过先烈的躯体
覆盖着民族的意志
把马背上的故事
把牛皮带煮熟的饥馑
把刺刀尖上挑着的霹雳
把小米与步枪的熟虑
交给史诗
交给四化的春笛
镰刀从党旗上
走到田野
收获丰收后的欣喜
斧头从党旗上
走进车间
削短与世界的距离
把一个民族的愿望
写在西双版纳的根叶上
刻入古长城的背脊
溶入沙漠的驼铃声中
织入海岸的桅林里
让飞旋的车轮
去作新的注释
让失望、哀怨和悲剧
葬入废墟
把信念和矿石
一同投入高炉
浇铸出一个火红的世纪
在未来的教科书上去查阅吧
这块红色的土地上
有纯金般的理想、希冀



信仰之光

◇ 何炳阳

1

是什么力量
让九十岁的你 依然
英姿飒爽 血气方刚
那条 可以装下
万里江山的小船
不论浪有多高
潮有多涨
在我 顶天立地的胸腔
始终笑对
人间巨变 世事沧桑

2

那么多人 被一条
岔路逼上了绝境
那么多无家可归的村街
面朝枪口 背对豺狼
那么多草鞋在泥土中
还原为根 用他
露水的晶莹
采集 野火的力量

为砸碎锁链
有人 揭杆山冈
为寻找火种
有人 远涉重洋
为了夺回自由和尊严
有人 走进大理石的群雕
手中仍然紧握那条钢枪

是什么力量
让史书 记住了南昌
是谁掀响大地的惊雷

把长夜炸出一道口子
让我受憋的灵魂采光
是什么力量
让现代桌前那些幸福的碗碟
尝遍天下之肴
为何仍然独恋 肩担闪出的
红米饭儿南瓜清汤
是什么力量
让鲜血 哭红了湘红
那些红遍千山的杜鹃
让一百年后的我
回头读出 那是
祖国和人民的一道内伤
是什么力量
让长征咽下草地和腰带
用狂风塑瘦的身躯
历练 夺命之中
燃烧千里的雪霜
是什么力量
让住窑洞放山羊的老壶口
用我漫卷黄沙的信天游
为了一个民族的存亡
打开胸门 吼出走向
是什么力量
让一管眉批江山的羊毫
在油灯之下
左撇 撇走日本鬼子
右捺 捺倒蒋家王朝

是什么力量
喊醒我体内的睡狮
说中国人民站起来
就站出了 伟大东方
是什么力量 让我
一贫如洗的大地
兴修水利 夯筑粮仓

勒紧腰带为爱情砌出土房
为生活去送公粮
哪怕只有几两肉票几尺布票
也要和工人老大哥一样
回去 孝敬爹娘
是什么力量 让我
藏龙卧虎的山川
打出领带 套上西装
坐高铁去天安门广场
看一看 照过
几代英雄儿女的太阳

3

你用过的镰刀 还在
替秋天把汗水和种子收藏
你抡过的铁锤 还在
替远方驱赶路石和枯桩
我供奉五星星星的天眼
让我看见 是你让
苍天可以不老的力量
在昆仑的肩上 扛着一杆
跟太阳 一脉
相红的信仰之光

有无信仰 闪烁
大 可以关乎一个民族的出路
小 可以关乎支撑肚皮的三餐饭香
如果有声音 说你身上
蒙受这样那样的灰尘
那么 请你替历史和人民
更加圣洁一下
你的 信仰之光



和

◇ 刘和平

和

一个古老而普通的中国汉字
五千年前
在辽阔的田野上 生长了
她伴随着雨露和阳光
也伴随着历史的沧桑
像一朵小花
在中华大地上默默地绽放

她是一位美丽的天使
悄悄地走进千家万户
她是一缕和煦的春风 轻轻地在每个角落吹荡
她是一滴晶莹的甘露
默默滋润着每个人的心田
她是一棵无名的小草
给大地穿上了绿色的新装

和

你这传递了五千年的精美名片
把歌声与欢笑请进了校园
把文明与智慧请进了工厂
把尊老与爱幼请进了社区
把礼貌与微笑安装在公交车上
有了和 同事之间就少了一份埋怨
夫妻之间就少了一份争吵
邻里之间就多了一份真诚
国家之间就多了一份坦荡

然而 在生活的大舞台上
总有一些不协和的声音在生硬地敲响
有些官员丢失了廉洁的钥匙
有些出租车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有些小市民陶醉于三尺麻将桌
甚至有一些人
敢于挑战法律的铜墙
美丽的霓虹灯下在上演着暴力
迷人的超短裙里在出卖着肮脏
天真的少年在网络里慢性自杀
一个家庭被肢解得到处飘荡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
不时的战火烧焦了沙漠
罪恶的子弹射穿了心脏
这是一群巨大的不协和音符啊
它泯灭了人类的尊严
它玷污了神圣的天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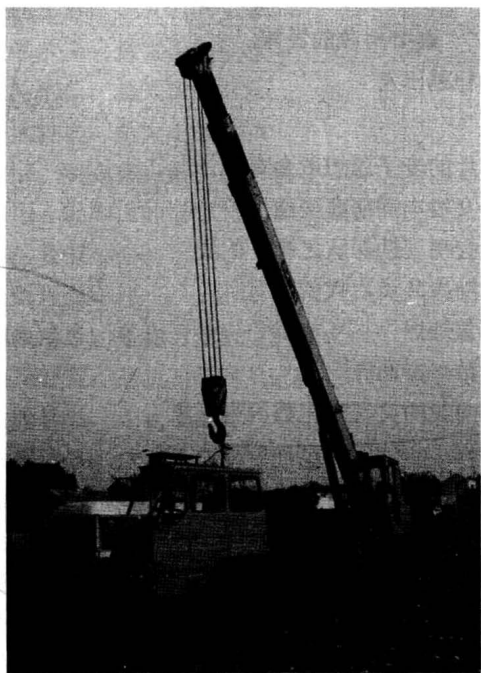
世界呼唤和平
人类需要健康
中国
一只雄伟而巨大的和平鸽
将地球这枚鸽子蛋
孵化成一群文明的天使
在浩瀚的宇宙中翱翔



中国，挥舞着巨臂

—— 一个吊车工的日记

◇ 能 火



在一颗硕大的金茧中
在一个特制的熔炉里
我的思绪
铸就了我的臂力
在哨音和旗语的对话框
我把浑圆的、方形的
希冀
吊在合适的位置
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
像画家潇洒的手臂

在天地之间
为一个古老的民族
勾勒出青春的曲线
星星般的月光
探寻我的慰藉
我不想躺入沙发
舒展一下倦意
而是想把一个
朔风吞吐的历史
从淤泥中
吊起

在合同在协议书里
我吊起纯金般的信誉
置入棋盘
让每一块硬币
变成一颗卒子拱活整个格局
同时我还要将隐藏在
盒壁里的贪婪、虚伪
吊出
当我把棉山稻海机器
吊入出口的货轮
向港口向工地
倾吐心头的欣喜
我吊过长江
波涛流淌的不再是屈辱
而是流淌的自尊
我吊过长城
墙石里砌着的
不再是孟姜女的哭泣
而是砌着一腔凛然正气
为开发信念

为挖掘智力
吊来翠绿、生机和爱抚
吊走惶惑、顾忌和焦虑
让装订线
缝补被淫雨蚀破的记忆

我吊走大街小巷
所有歪斜的标点
让塔影、岗亭、花卉
都在一片圣洁的领地
我从维纳斯断臂里
汲取艺术的养分
把滞销的诗集
吊在速朽的鼾声中
用自己的弧线
切割舞步的圆
把变形的梦
吊入春笛
因而
我不再欣赏
奸商们黑色领带
所遮住的
那块贫瘠

中国
挥舞着巨臂
强健的肌肉
沁出热汗滴滴
把一座现代化大厦
从地平线上
吊起



中国，我是你山里的孩子

◇ 李龙年

我的目光庄严地掀开

《中国地形图》

中国，是一块高耸起伏的大陆

大块大块褐红的思绪

大块大块渲染着褐黄的绿色情感

令我流着泪

迎面拥抱我的

山坳上的中国

中国，你拥有地球上最巍峨最挺拔的山峰

中国，你经历了世界上最深重最漫长的苦难

那蜿蜒起伏 磅礴矗立的

是五千年的灿烂

五千年的沧桑

五千年的向往

而1949年10月1日 是中华民族心域海拔的最高峰

在秧歌舞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中

在那位伟人——

你无数优秀儿女中的一位

粗大手掌划时代地有力一挥

和浑厚阔亮的湖南口音中

你的无数儿女

在中国，开始中国式的崭新劳动

这是轰轰烈烈 骏骥嘶鸣的时代啊

阳光金灿灿大面积奔腾流淌

在舒展历史和辽阔的家园

一个热气腾腾 众心激奋的民族

一个大汗淋漓 勤劳勇敢的民族

开始创世纪的壮越出发

北大荒大片大片的麦子思想般金黄了

一座座城市少女般丰满窈窕美丽了

红领巾时代就会唱《勘探队之歌》的我

新中国第一代勘探队员后代的我

面对稻谷般密集灿烂

流淌汗水的无数兴奋面庞

面对从课本走向我的灵魂的无数闪光形象

我，只能大声说：

中国，我来迟了！

不迟！中国大声对我说

不迟！《中国地形图》大声对我说

不迟！《中国地质图》大声对我说

如同绿叶饱含对春天的渴望

踏着父辈在远山跋涉出传奇的足迹

我走进中国山地起伏的向往

握紧那柄翠绿而沉甸甸的地质锤

（我庄严地想起一面铁锤与镰刀结合的旗帜）

背上那只翠绿而结实的地质背包

（我的身心充溢青春的激情）

中国，我是你山里的孩子

如同山的形象，我和大山站在一起

挥动地质锤，我对大山发出历史的叩问

夜色在地质锤声中大块大块剥落



裸露潮湿清新而宏阔的晨曦
一座座大山，在我们的锤声呼唤中醒来
走进《中国矿石名录》
走进《中国城市名录》
山巅，每天升起一轮新鲜的太阳
是我们对自身劳动
庄严的欢呼

中国，我是你山里的孩子
我的生命，是大山的生命
我的欢乐，是大山的欢乐
我的形象，是大山的形象
我的性格，是大山的性格
中国，我是你山里的孩子啊
是山，就有山的情感
山的骨骼
山的理想
山泉清澈，是我对你永恒的爱恋
山花怒放，是我发现时的笑颜
山鹰展翅，是我飞翔时的遐想
山峰入云，是我眺望遥远的故乡
山峦傲然，是我对冷眼的回答
山脉起伏，是我心中喷涌的岩浆！
中国啊，我是你山里的孩子
为了你的天空永远蔚蓝
鸽哨划过宁静的欢欣
为了你的地质图山缀满阳光
中国，不再有苦难
我跋涉
我愿，把我

一个山里孩子的苦难踩在脚底
使它们成为脚下
一簇被踩烂的荆棘
一柱被跨越的巉岩

而我的面庞 身躯
披着圣洁的星辉 明媚的阳光
在七月 那个火红的第一天
面对那面映红了我的脸庞的旗帜

我庄严举起右手
用我攥紧的拳头般有力而年轻的声音
倾吐
一个山里孩子的渴望与理想

是的，我是山里的孩子
天风吹糙了我的面容
群山泊远了我的思念
我的额头，被风雨侵蚀成一堵峭岩
我的身躯，被岁月挤压成沉积岩
我将衰老，或者
在一次山的塌崩中失去生命

但是，我是山
站着，我是一株指示矿物的铜草
倒下，我是一座小小石碑，胸膛刻着：
这里埋着一颗

山里孩子的心灵
即使是这样啊，这颗埋着的心，
我相信终究有一天，也会变成矿床
变成 原油熊熊的燃烧
石油冲天的呐喊：
祖国——为了你的明天和崛起
我愿意燃烧自己！

哦，
面对大比例尺的《世界的地图》上的大陆板块
和蔚蓝辽阔的海洋
我骄傲的情感，耸然如山：
中国，我是你山里的孩子
我要送给中国每座大山一张
中国青年地质队员的名片
我和中国的群山、乡村、城市
组成一幅
中国崭新辉煌的
世纪形象

抓阄

——《蹲点那些破事》系列之三

◇ 王夫之

废话少说。年关一到，就像在毒辣的日头下曝晒半天的人，一下子跳进了冰凉的水井，惬意一上来，门板都挡不住。种田的人嘛，一年四季忙下来，就盼着年关。年关一到，满地的乡亲如同灌了几口烧酒，神经亢奋着，意志却温软了。

工还是要出的，修修田塍，清清沟渠，晏晏起床早黑早，一天三餐等不得。却不似农忙时节，天不亮就被队里那棵苦楝树上挂的破铁犁敲起醒，来不及抹掉眼屎，就摇开门栓，荷锄拖锹，一路呵欠而出。一些老残病幼，铺了牛背垫子，骑上牛，都往有楮树野竹的山林去。天快擦黑，队长黑皮说收工，才精神抖数箭一般射回家，顿时，伢们的哭闹声，大人的呵斥声，此起彼伏，炊烟也从一家家的瓦缝间飘了出来，将个小村落环绕得像个日子。因此呢，旧岁的大门这么一虚掩，乡亲们的心就飞了，甚至闻到了久违的肉香酒香。反正农活也不多了，就算出工，要是在磨洋工，油菜小麦在地里长着，会计老么这几天将破算盘拨弄得噼里啪啦的，统计工分，核算分值。

蹲点干部陈大全心里也松了一截，说，狗日的忙一年，冬闲是该让社员们歇歇了。陈大全是本生产队的人，爷是土改根子，参加过抗美援朝，又是老党员，批林批孔那年，梁子湖围湖造田，跟几个壮劳力抬闸门，一失手让闸门给压了。娘趴在爷的坟头哭了几夜，后来就痴痴癫癫了，成天往外跑，兴许回家，兴许一连十天半月不见影子。再后来，有人在湖边的撇水港见到她，已经叫水泡烂。公社看这伢造孽，让他到公社机关当通信员。陈大全也算聪颖，眼尖脚勤，几年下来，就成了干部。

再说正在茅草地上跟黑皮扯事的陈大全刚提到要让社员歇歇，突然屁股坐上了火盆似的，跳了起来。黑皮问，大全，搞么事这急。陈大全撒腿就跑，边跑边说，差点忘了，我去找公社的四清办点事。

四清大名叫朱四清，是本湾子的外甥，在公社当副书记，官不大，权不小，供销社食品所粮管所都归他管呢。

还在插晚谷秧那阵，陈大全说今年争取给队里搞点过年的紧俏物资。于是，队委会开会决定，给四清送了几十个鸡蛋，黑皮说等于先打个皮试。陈大全晚上摸到四清家里，将装鸡蛋的篮子往地上一放，说，朱书记，听说今年过年的物资紧张，你到时候能不能帮队里搞点。四清将胸口拍肿，表态说，跟老娘的队里办点事，还要你鸡蛋，还用得上搞腐化堕落的事情，再说你也是公社蹲点干部嘛，这点忙我是要帮的。话没说完，随着四清老婆擦身而过，篮子和鸡蛋都不见踪影，等她重新出现后，篮子和里面垫的稻草还在，鸡蛋已经改了姓。四清说，进了腊月你回公社提醒我一下，我怕工作忙忘了。陈大全说一定的。旧事少提。

陈大全到了街上，路过供销社门口，脚步慢下来，站了几秒钟，车身进了烟酒副食门市部。一胖一瘦两个营业员正忙着拆一堆旧针织手套，旁边搁着几个缠好的线坨。陈大全站了半天，人家正忙，哪有功夫看你一眼呢。陈大全低低咳了一声，没有反应，便急了，再咳，那个胖女人抬起了头，说，咳什么咳，像个鬼一样，吓我一跳。瘦女人白了陈大全一眼，见有些眼熟，没吱声。陈大全嘿嘿笑了三声，说，同志，我买条烟。胖女人说，买什么烟搞快点，你不看人家忙着吗。陈大全掏出一大把零钞，边数边说，游泳烟一条。胖女人收完钱，拉开柜台门，扔出一条游泳烟，好像人家欠她几年陈大麦似的，说，拿去。陈大全看见柜台上有几张废报纸，问能不能给张报纸包包，胖女人说，没有。

陈大全窝了一肚子的火，出门，走了十几步，回头恶狠狠吐了一口浓痰，心说，看你那逼样。骂完，心里一阵痛快，将烟塞进棉袄，夹在腋下，哼着不成调的什么曲子，一路朝公社大院而去。

四清跟一帮干部及干部家属坐在走廊上晒太阳。一到年关，公社干部没什么鸟事，主要工作就是一边晒日头，一边日喝垮天。那些家属大多都是半边户，除了浆洗被褥，没什么娱乐，也没什么鸟事，混在男人堆里开些松松垮垮荤素素的玩笑，垮到兴头，一浪一浪的哄笑，让人觉着日子过得还算咸淡。一帮人聊得兴致盎

然，根本没在意陈大全已经走到了跟前，本来嘛，陈大全在公社只是普通干部，至于他是不是出现，无关紧要。陈大全喊声四清，许是四清根本没听到，陈大全再喊，朱书记，四清才车过脸来，说，你回啦。陈大全说回了，找你有点事。四清问什么事，陈大全说有点私事，我们到你家里说。四清就站了起来，引着陈大全回宿舍。四清老婆正在洗床单，见陈大全来，笑了一下，算是打过招呼。

四清给陈大全倒了杯开水，陈大全边说嘴不干，边捧起茶杯啜了一口，烫得嘴巴发出一串啰啰声。

四清问，有事找我。

陈大全说，你忘了，插晚谷秧那阵我找过你的。

四清想了半天，说，插晚谷秧你找过我吗。

陈大全猛点头，看来你真忘了，插晚谷秧那阵我不是专门找过你，让你帮队里批点过年物资的，你怎么就忘得光溜溜呢。

四清又认真回忆了一阵，说哦哦哦，我想起来了，你看我这工作一忙，就忘了，你莫怪哈。

陈大全说，不怪不怪，贵人多忘事。

四清说我还贵人呢，按规矩论辈分，我该喊你舅。

陈大全说不扯野棉花，你是领导，今天找你帮队里搞点过年物资，湾里的社员都指望着呢。

四清挠挠头，说，今年县里给的指标不多，怕是不大好搞。

陈大全听了，有点傻眼，说，那，这个，么样给社员交差。说完，突然想起腋下夹着的烟，摸索出来，放在桌上，说，你是副书记，又管这事，这个忙你一定要帮，我跟队里的社员都放过风的了。

四清说，那不就是以权谋私了。

陈大全说，我们之间说这话，那不成了鸡屁股穿线，扯蛋了。

四清看了看那条游泳烟，说，我想法吧。

陈大全说，什么叫想法，我还不晓得你的，划个条子就是，我真指望你了的哈，过些天我再听你的准信。说完拔腿。

四清说你等等，法子我想，东西你带回去。

陈大全头也不回，说就一条烟，队里的一点心意，留着慢慢抽。

田野里一片枯败景象，茅草灌木被砍得精光，只有少许的艾蒿在摇曳。梁子湖的湖风透过山林间的空隙，一路尖刺而来，钻进裤管脖子袖口，耳朵好像被人拿点红刀割掉似的，脆生生的疼。陈大全不住口地直骂这狗日的冬天，黑皮在一边附和，是啊是啊，冻得卵子都是硬的，陈大全就笑，说你黑皮说话真有点茅坑的味道，也不至于这样夸张吧。在一边吱吱呀呀推着狗头车的老幺笑得呛了几口冷气，吭哧吭哧咳了一通。

狗头车类似于北方的独轮车，也是木制的，不同之处在于狗头车有两个轮子，中部是一个大轮子，周边箍着铁环，前端有个小轮子，也箍着铁环，小轮子的作用仅限于过沟坎时，推车人将后面两个手柄抬起来，车身全部重量落在小轮子上。除此之外，小轮子一无是处，却又不可或缺。

狗头车上装的是他们从供销社拉回的过年物资。蓝咔叽布六丈，红糖二十一斤，手表一块，煤油三十五斤，火柴十打，电池七对，胶鞋三双，肥皂十二块。如此紧俏的物资，莫说真的采购回来了，要是搁别的生产队，怕是想都不敢想。每一样东西，都是社员过年急需的。就说过年吧，家里来了稀客，特别是正月初二外甥给舅舅拜年，或者初三娘家侄儿看望姑妈，冲杯红糖茶是少不了的吧。布料呢，请全公社最有名的老裁缝余妈上门，给缝缝补补了一年的伢做身过年的新衣总归说得过去吧。还有其他的東西，哪一样不都是金贵得很呢。想到这里，陈大全有些飘飘然了，周身热血涌动，脸色也红润了，刚才被梁子湖风吹得铁一样冰冷的耳朵有点发烧，身上的毛孔齐刷刷张开。一高兴，哼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刚哼了一句，发现不合时宜，迅速变调，改为红星照我去战斗。老幺明显感到有些跟不上，说大全跟黑皮莫走那急，跟不赢。陈大全停下来，说你歇一哈，我来推。黑皮抢上一步，说我来，哪能叫你工作组的干部出力又出汗。陈大全说，莫跟我抢，这百把斤东西我还是推得动的。刚好上坡，黑皮赶紧抓过车头的绳子，当起了纤夫。三人说说笑笑，将空旷的田野惊扰得有了点生气。

冬日里的天就是黑得早。回到队里，天已擦黑。黑皮四个伢蹲在堂屋的地上不晓得玩什么东西，插娘骂老子的。听见狗头车的吱呀声，一齐站了起来，冲到门边，好奇地张望。黑皮骂，不晓得看眼色，都滚一边去。四个伢又一齐回到墙角，继续玩耍。

三人将东西卸完，黑皮点燃煤油灯，说，宵夜宵夜，我们搞点烧酒。陈大全说不了吧。老幺抢过话头，就在黑皮家里宵夜，今天累惨了，搞点酒，夜里好好睡一觉。陈大全就笑了。黑皮老婆赶紧钻进厨房，切切剥剥忙开了。快过年了嘛，队里杀了几头肥猪，每个人口分了七八斤肉，又把两口当家塘开了，乱七八糟的鱼每人也分了三四把斤，东西不多，好歹过年家家闻得着鱼味。

黑皮从里屋拿出一包红花烟，丢在桌上，说，你们拆了抽，我割点肉，跟老婆帮忙烧火。老幺边拆烟边说，今天累得这狠，就拿七分钱的烟待客啊。黑皮说，屋里只有这种烟了，过几天上街买条大公鸡，专门喊你过来抽。陈大全说你老幺真是嗲，有这烟抽都不错了，公社的老周一直都抽这种烟呢。老幺说我说得好玩的。

厨房的锅里发出滋滋声，香味后脚就飘了出来。黑皮四个伢闻到香味，齐刷刷钻进厨房。黑皮老婆斥骂道，都是饿牢里放出来的，都滚到堂屋去。四个伢轰的一下钻了出来，靠在门框上，眼巴巴望着厨房老天锅冒出的热气。陈大全说，看我，差点忘了，今天上街给你们买了点糖果，都过来，吃糖。四个伢又轰的冲了过来，将陈大全掌心的十几颗糖果一抢而光，然后分散，各自忙着吃糖。

菜上桌，酒满杯，黑皮见桌上有糖纸，说大全你怎么能这样呢，伢们平日里糖吃得不少。说完，低吼一声，日妈都不懂规矩。又说，真是不好意思，来来来，

喝酒喝酒。连筷子都没拿，脖子一仰，刺溜，一杯酒吞了进去。陈大全和老么来不及说话，见黑皮干了，也刺溜刺溜，相继干掉。四个仨各自捧着碗饭，跪在板凳上，八只筷子同时伸向装肉的碗，黑皮调转筷头，八只筷子飞快收回。陈大全说，让仨们一块吃，说完，分别给每个仨夹了一块肉。黑皮说，狗日的都不懂规矩。又说，你还怕他们将来没得吃的，他们还小，有好吃的日子长得很，不晓得吃上哪些山珍海味呢。陈大全说，我还是头一次听人这样说，哪有爹妈这样不疼仨的。黑皮说，不是不疼的事，如今的仨，比当年我们吃观音土啃树皮不晓得强几百倍。陈大全还想说什么，黑皮说喝酒喝酒。

酒到半酣，陈大全跟两人商议如何处理采购回来的过年物资。陈大全说，老么，你是会计，你先说个意见。老么摆摆手，说还是黑皮提，黑皮是队长。黑皮说还是大全说，你是蹲点的工作组，见多识广，再说物资都是你帮着弄回来的。陈大全说，我是工作组不假，这是队里社员的事，队长有权先提出意见，我只能帮你们参考参考。黑皮放下酒杯，思忖良久，说，我看还是老办法。陈大全问什么办法。黑皮说，照我们农村的土法搞，抓阄。

抓阄。陈大全张大了嘴巴。

黑皮说，野路子就是新路子，土办法就是好办法。

老么说，黑皮说得对，就抓阄，只能凭运气，不然事情搞不团圆。

陈大全皱了皱眉头，猛地吞掉一杯酒，一拍大腿，说，依你们，抓阄。

整个生产队男女老少百多号人齐聚稻场，像赶场看楚剧一样热闹，主角就是黑皮和老么。

陈大全说，我帮老么写，一人写一半。两人将报纸边裁成小方块，分别写上肥皂一块煤油一吊火柴两盒等等等等。黑皮在一边提醒莫出现白纸条，男女老少千言万语地说，是啊是啊，老么过点细。老么说我都搞了这多年，哪次失过手的，信不过我，还信不过大全。

老么将装满了纸团的青花瓷坛摆在八仙桌上，然后环视四周，人群顿时鸦雀无声，每一个人的呼吸都是急促的，每一个人的脸上因为充满期待而胀得通红，连那些平日里爱疯疯打打的仨们都不吭声了，只有十几条狗在人群中钻来钻去。拄着拐棍的八爹按捺不住，说老么你狗日的搞快点，莫要狗戴眼镜装斯文。老么的爷有些不悦，说，八爹，你慌个么事，大全跟黑皮还没说话呢。

黑皮同样环视四周，刚想开口，却又不晓得怎么样说，于是将脸转向陈大全，说，还是请大全，不，陈工作组来说，他是公社蹲点干部，他说比我说有威力。陈大全说，什么威力不威力，我只是工作组，还是队长说比较合适。两人推搡半天，无奈之下，黑皮只好硬着头皮上场。

黑皮清清嗓子，挥挥手，说，嗯，啊，这个。

八爹忍不住了，说你黑皮狗日的少打官腔，莫跟我嗯嗯啊啊的，有屁快放，不要憋坏了卵子。

众人哄然大笑。

黑皮偷偷白了八爹一眼，说，得亏了大全，陈工作组，找公社的领导搞回了这多过年的东西，不是东西，是过年的物资，很难搞的，人家还不是看在都是一个湾子，一个家族的份子上，帮队里批回了这些物资。很不容易的咧，别的生产队哭都哭不回来，陈工作组一哈子就搞拢框了。今年呢，全体社员在陈工作组的英明带领下，不光生产抓得好，副业也搞得好，可以说，今年生产队的收成在这几年里是最好的，没有一家超支，分值高，每一家在过年前都能分不少的钱，但有钱有狗屁用，拿钱到供销社买不回这么多物资。现在呢，物资是买回来了，我，陈工作组，老么，三人当六面，账记得一清二楚，一分一厘都记着。

晓得了，细米嘴紧说紧说，婆婆妈妈的。有人不耐烦了。

黑皮吞了吞口水，说，么样分配呢，还是老办法，所有东西凭运气抓，抓到什么就是什么，扯皮没用。每个人抓三个阄，要是哪个抓到不想要的东西，可以跟别人换。换好以后，每人都将手里的纸条拿到会计老么那里登记，然后，再一家家发，每一家该出多少钱，都登记好，算好，过几天队里分红，从各家账上扣下来。

有人插话问手表在不在里面，老么说在在在。

黑皮说，现在开始抓阄，社员优先，队委会干部最后，大家不要挤，一家出一个人抓，一家家来。

随着坛子里的纸团慢慢减少，稻场上有人唉声叹气，有人兴高采烈，或蹲或站，表情丰富多彩。最后三个阄，当然是黑皮的。人群一齐屏住呼吸，看黑皮运气如何。陈大全说，都说我是福星，我来帮你摸。陈大全伸手，将三个阄摸出来，丢在桌上，然后，一个个打开。第一个阄上写的是煤油一斤，第二个阄是布五尺，最后一个摸出来，老么一把抢过，展开，大声宣读，手表。人群齐刷刷哦了一声，俄顷，有人就说，大全手气就是好。又有人说，怎么陈大全就摸到手表了呢，是不是日痞。就有人随声附和说，肯定日痞了的，不然这多人都摸不到，偏偏就让他摸到了呢，这里面有问题。于是，许多开始起哄，说抓阄不公平，有人做了手脚。老么急得脸通红，一急，就骂了一句，扯你妈的蛋。老么说，都看着做的阄，人家还是最后一个抓的，火气不好，不能怪这个怪那个。陈大全赶紧站出来，说，我看今天抓阄很公平，没有存在日痞行为，阄都是放在坛子里的，怎么日痞呢，抓得好不好，凭的是运气，是火，你抓不到，说明你火气背。有人又说，你当然替黑皮说话了，你们都是干部嘛，这叫官官相卫。黑皮说扯蛋，要不是大全出面，今天想抓阄都抓不成，这样说人家，真是没良心。那人说，那是哦，你得了便宜当然替他说好话。黑皮气得浑身发抖，说，既然这样说，今天抓阄作废，东西一样不分，全部拉回公社退掉。

人群顿时静了下来。

八爹拿拐棍捣了捣地，说，黑皮说得在理，你这些狗日的太没良心，人家大全好心帮忙，还这样往人家身上泼屎尿，我看，就照黑皮说的做，东西退回公社，这样搞法，还分个鸡巴。

大全接住八爹的话头，说东西就不退了，既然阄抓

了，就要认命，自从盘古开天地，都是这样搞的。

黑皮说，天地良心，我没有日痞，要是哪个需要手表，我可以跟他换。黑皮老婆说，不行，那是大全运气好，凭什么要换，再说，我老大长大接媳妇还要手表呢。

大全说，就是。又说，大家不要扯了，没有绝对的公平，需要交换东西的赶紧交换，然后到老幺这里登记。

三哥，把你的肥皂匀给我，电池给你。我要几尺布，给苕货做身衣服。众人忙着交换摸到的东西。登记完的纸团，都被陈大全一一装进坛子。

黑皮跟大全商量，说是老五开春要说媳妇，想把手表匀给他。黑皮老婆说凭么事，说我伢长大也要说媳妇，再说买块手表几难哦。黑皮说不会总那样的，原先咔叽布都买不到，现在连的确良不都出来了，国家造东西只会越造越多。黑皮老婆说将来的事哪个说得清，说不定不如现在呢。黑皮说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说不信你问问大全。黑皮老婆就看陈大全。陈大全说，黑皮说的有理，听说安徽有个地方把田地都分到各家各户，国家也没说么事，照这样下去，我们这里只怕迟早也要那样搞的。黑皮老婆有些吃惊，望着陈大全说，这话你也敢说。陈大全说，我也只是听说，说是隔壁那个大队一个安徽媳妇回了趟老家，听当地县里的人说的。黑皮老婆就不吭气了。

黑皮给陈大全敬了根烟，说，抽烟。然后喊，老五，你过来一哈。

众人愕然。

腊月二十三，公社就要统一放假了。陈大全正在收拾东西，黑皮走了进来。黑皮问，要回公社过年了吧。陈大全点头，今天公社机关集体吃年夜饭。黑皮说，我晓得的，吃年夜饭讲究官三民四乞丐五，二十三都是你们这些当官的吃年夜饭，这样，公社的这个年夜饭你就不要吃了，就在我屋里吃，我也给你一个高规格。陈大全说，怕不好吧，你说公社机关年夜饭不去，领导那头不好说的，再说，老吃你的，也不好。黑皮说，没有么事不好的，我们农村人吃不穷穿不穷的，等哈我喊老幺陪你，中午吃完饭，我送你回公社，反正又不远。话没说完，老幺就撞了进来，说，黑皮说的是，我陪大全哥吃个特殊的年夜饭。陈大全想了想，说，好，那我不回公社吃年夜饭了，我们兄弟几个一起吃。

黑皮老婆早就准备开了。熏鱼熏肉熏鸡切了一堆，菜园里扯的青菜也洗得干干净净。见陈大全进来，说大全你跟黑皮老幺几个人烤火吃烟喝茶，我做饭去。陈大全心里涌起一丝暖意。

四个小伢围在火塘边烧红薯吃。陈大全掏出几张钞票，每个小伢给了一块钱。黑皮说，搞不得搞不得。陈大全说，这一年，我尽给你们家添麻烦了，给小伢一点压岁钱，又不多，你莫跟我扯。黑皮也就不再推让。

三人扯了通一年的收成。这一年，算是风调雨顺，社员分红可观，家家年货备得算是丰盛。黑皮说，这几年，就今年收入最好。老幺说是啊是啊。

说着说着，老幺提到了抓阄的事，陈大全淡淡地

说，过去的事情就不提了。黑皮说，老五都快三十的人了，好不容易说了一门亲，说好今年花朝节订亲的，人家女方要求也不高，两百块钱外加一块手表，说手表是女方哥哥要的，她哥哥要结婚。陈大全说，你就换给他了。黑皮点头，说，幸亏你手气好，帮我摸到了，就算你没有帮我摸到，哪个摸走，我都会做工作换给老五的，老五的爷肝腹水，怕是打不过半年了，我冬月去看他，他说，就一个事放不下，就是老五的亲事，又当爷又当娘，一口粥一口饭的把老五养这么大，不容易啊。

三人一阵唏嘘。

黑皮老婆喊吃饭。黑皮拖出两瓶土茅台。所谓土茅台，就是梁子湖边的农民自己用稻谷酿造的粮食酒，出酒率高味道好的当属晚稻酿造的为佳，头酒度数可达六十度，尾酒基本品不出度数来。这酒好啊，喝多了就多了，不打头。有好多年，农民没有多少存粮，自己酿酒的酒少了，这两年，又慢慢多了起来，供销社也办了酒厂。大多人上供销社打酒，也有自己请师父挖灶自酿的。黑皮家的酒当然是从供销社打的，过年嘛，哪家不准备点酒呢。

几杯酒下肚，三人话就多了，扯来扯去，就又扯到抓阄的事上来了。黑皮说，手表让给老五，我也舍不得啊，长这么大，做梦就想有块手表戴戴，以前吧，没钱买，如今呢，有钱买不到东西。黑皮老婆说就是就是，都是你个苕货，学个什么雷锋，人家还不定领情呢。黑皮说，你个女人晓得个球。陈大全说，不说了，搞酒，说快活的事。于是三人继续搞酒。

两三个钟头下来，两瓶土茅台剩了不到几两，陈大全说什么也不愿喝了，黑皮便不再勉强。三人又吹了一阵，陈大全说不早了，该回公社了。老幺帮着提网兜，陈大全卷着舌头说，不送了。黑皮说不行。陈大全说要送我就不回了。黑皮说，我跟老幺送你到半路转来。陈大全说好，就送到黄土坡。

屋外凉风一吹，酒意醒了三分。

三人一路高高低低边走边聊。到了黄土坡，陈大全站住，说，到此为止，你们转去，我一个人没事了。黑皮坚持要再送几步，陈大全不肯，黑皮和老幺还在坚持，陈大全笑着说，都给我滚回去，我慢慢走就是。黑皮说好好，我不送了，我们看着你走。说罢，往陈大全的口袋中塞了两包永光烟。陈大全说你搞么事。黑皮按住陈大全的口袋，说，没得么事，你不要跟我扯，再扯就见外了。陈大全再不说话，接过老幺手里的网兜，逡逡而行。

走出百多步，快转入杉树林了，陈大全回头，见黑皮跟老幺还站在坡上，禁不住心头一热，喊着说，黑皮，实话跟你说，那天抓阄，是我将写有手表的阄夹在手指缝里的，帮你抓的时候，我偷偷换了进去。这事就我一个人晓得，我是想帮你搞块手表，我听你说过几回的，也好，匀给老五也好，黑皮，我尽心了。

说完，挥挥手，身影慢慢消失在杉树林里。

黑皮捡起一块土坷垃，奋力朝陈大全走过的方向扔了过去。扔完，拍拍手，跺了一下脚，带着哭腔喊，大全，你扯淡。

燃烧的夏天

◇ 艾叶青

入秋的日子，一切转暖为寒。熙熙攘攘的都市，人山人海，车流如河。海男提着公文包穿过斑马线，感觉到少有的轻松，终于抛开了世俗的纷扰，没有人点头哈腰地局长局长短，也没有人盛气凌人地颐指气使。

“咕——咕咕——”是鸽子的叫声。海男抬头望望天空，一幅秋高气爽的淡墨，谁家的鸽子呼隆隆地滑过透明的空气，又淹没了视线。横穿的高压线上，一块淡黄色的尼龙围巾飘展如旗，令他想起二十二年前的野鸽。

正冥想间，与一位城里少女撞了个满怀，对方冷不丁“啐”了一声，就像陈景润撞着树一样，海男连忙调动脸上的线条，陪着笑脸想道歉，一种磁铁般的声音把他吸去——站在眼前的竟是深深地刻在心底的野鸽！

野鸽“扑哧”一声笑了，眼角的鱼尾纹涟漪一样荡漾开去，把海男的心事鼓搅得象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

“咯咯咯——”相对无语时，野鸽便用笑打破尴尬和沉默，这种银铃般的笑声，像醇酒一样把海男灌醉，他怔怔地站在那儿，不知所措。

“海男，你出差哇——”野鸽没话找话，在他的臂膀上擂了一拳，擂醒了冰封二十二年的记忆。他仔细瞧了瞧，野鸽身着半节工呢子大衣，淡黄色围巾严严实实遮盖她白皙而顾长的脖子，掩盖了隐隐若现的纹路，那双清澈的丹凤眼仍然扑闪闪的，象春天树梢嫩绿而闪亮的叶儿。

“你好，野鸽。”在官场上混荡了多年，海男习惯而礼节性地伸出了手，触摸野鸽的手，质地仍很柔韧，手背上的纹路被岁月的痕咬噬过，一股强色的电流使他通体透亮。越过她的伪装，海男联想起静静的睡美人，一首叫《夜声》的诗意境晃荡而来：

当深谷的月光接近中天
天空仍不动声色

圣洁被情人的指甲
轻轻一戳就陷入深深的寂寞
弃落在旷野的星光
柔软如火坚硬如火

那是一个怎样的地燃烧着的夏天啊！

就在那一个燃烧着篝火的夜晚，一种异样的触抚把他的情感扉页打开，海男确确实实感觉到了爱情的来临是如此地神秘地妙不可言。

仲夏，河水潺潺地流，河滩旁的篝火像夏夜山润坟冢的幽蓝一样燃烧着。海男和野鸽蛰伏在河滩上，叨叨地絮说青春、爱情与人生的话题。

“鸽，你长得真美。”海男像所有遁入初开情窦的少年一样，笨拙地对野鸽说。

野鸽蛰伏着，双手托腮，露珠在草丛里润滋滋地滚动，野鸽美人鱼一样在墨绿色的波浪里蠕动，海男凝神地注望着她那双黑亮的眼睛，普希金一样多情地舒展意念：“你一点都不象山里人，是城市里的大美人。”

听了赞美，野鸽便格格儿格儿笑。

“海男哥，别蹊落我，你才是有才有貌，我是个货真价实的土老冒。”那时，海男因发表了一些铅字，学校毕业后，从乡文化辅导员提升为宣传干事，邻里乡亲就把他喊成了“部长”。

“你真的，有贵妃的天姿。”出生在泥土里，拌着泥土长大，对野鸽的人才，海男真心实意陷入了爱慕。

“你当了部长，还记得我这个黄毛丫头，谢谢你哇，海哥。”野鸽轻描淡写地说着，白皙地瓜子脸上掠过一丝一丝的愁云。野鸽弄了四五届高考，还是老黄牛拉碾子——原地转。

“你是会有出息的，鸽。”海男象是安慰，又象是自言自语地说。红蓝黄色杂伴的篝火频频地舔着水流的波光，河水哗哗地流淌着。

“海哥，我是继续就读呢，还是去当兵，去援

藏？”野鸽写满了疑惑，征询地问海男。一介小小的宣传干事，无力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对野鸽的境遇，只能是同情和惋惜。海男无奈地摇摇头。

“可是人家的飞短流长，我能受得住么？”村上的一位算命的老头，先是说野鸽还考不上，不如从蓝溪桥跳下去算了，后来受了野鸽妈的5元贿赂，就共着一个鼻孔出气，干脆给鸽算了个喂猪打狗的八字，说生成是喂猪的相。野鸽气极了，怒火指戳到八字先生的鼻翼上，连连叫他滚。

“你要去上学，我支持。”海男激动地说，情不自禁攀住了野鸽的臂膀，一击酥软的暖流立刻颤入全身。

“可是，你是你，我是我。”像是故意避开话题，对海男的单刀直入，野鸽故作高深莫测状。

“鸽，你不能去当兵，那样会做兵牯老子的媳妇；也不能去援藏，奶油面包就那样好吃吗？”对海男酸醋意的关怀，野鸽扑哧扑哧笑了。这类劝说的话，海男不知对野鸽说过多少回了。也是一个夏夜的黄昏，海男偕同学去野鸽家玩暑假，恰巧野鸽高考又失利了，野鸽正一身白嫩的在房内洗澡，海男乐颠颠地浪入野鸽的书房，那大理石玉般的雕塑，令海男心惊肉跳，来不及多呆一刻，海男连连退出，一仰脖倒在尾随的同学怀里，轰隆一声，内里的野鸽便咯儿咯儿笑。

出浴的美人儿出来时，海男和同学在阶基上等着，乘着热辣火燥的凉。野鸽说了一遍乱七八糟的话，而海男却在呆呆地怀想，那玩艺是怎样地诱惑人心呵！海男尚不知操的含意，一种朦胧的意识火苗一样窜上来。这个盛夏的夜里，海男第一次做了个宝玉式的荒唐梦，感觉和野鸽两条游艇或海鱼一样在蔚蓝色的波涛上嬉戏作昵。后来碰到野鸽，海男只见水花花的野鸽吱儿吱儿笑，挺舒服又挺烦人的。而那个夏夜，仿佛夺去了海男的童贞，那短裤中心鼓囊囊的一摊湿粘粘的，海男还来不及想象与鸽的什么部位碰撞，便糊了。尔后，海男见了野鸽，倒还害羞了。

这会儿，篝火溶溶地蠕动夜色，稀稀碎碎的河水的波光幻境一样飘动，海男和野鸽的距离自然而然靠近了些。黑夜里，海男的眼睛却清晰如画，注视着无可比拟的野鸽，海男定定地注入她黑亮的深湖似的目光。

海男伸出右手，诗人一般在野鸽漂亮的脸蛋上滑翔，野鸽怔怔的，一动也不动；倒悄悄地闭上了眼儿……

青梅竹马的一对儿，是有过许多游戏的。诸如煮灰饭，刮包包，打石子，玩过家家；童年的纪事中，海男和野鸽不知搬过多少回家了：一会儿在树下搭过蓬，一会儿在草地垒过窝，一会儿在阶基上排排坐，有一次，两人竟躲在家里，赤身露体互赏了一回，还狗狗一样呼啦啦地学习着拥抱起来，试行游戏。——这当然是多幼稚的了。

童年的往事有些忘得一干二净，有些却深深地刻入脑海。那一个绿绒绒的春天发生的故事与这篝火燃

烧着的夏天便息息相关。

静静的涟河激情高涨地哗哗流。河堤的草芥毛绒绒的，象海男嘴唇上窜出的猎错的黑粗胡须。海男与同伴在远离农舍的河岸田边插禾。同伴说：天这么热。春阳也有毒花花的时候，尤其是春播时节。我们脱下衣服游泳去！海男说。

同伴是黑黑瘦瘦的，海男是白白胖胖的。

绿禾在一白一黑少年的手中弯弯曲曲地延伸。

一团黑一团白在偌大的田垄间缓缓地移地。

就有讪笑声。海男怕羞，搭蓬状了望。没见了人。海男便自个儿的抹了把黑黑软软的泥巴，把鸟窝涂黑。同伴插得快，在远处喊：“海男，要么子把戏？”海男只管笑。同伴也想学样时，忽然瞥见了一团红红的影子，是野鸽在打猪草。同伴尖刻的逗野鸽：“来，帮插插田。”说着，就把鸡鸡拔拉得一摇一晃的。野鸽似懂事非懂事的成人似的，啐道：“要死哩。”就以手遮脸。听见话声，白色的海男顺势在田里骨碌一滚，滚出一头水黑水枯，全身就黑了，水漉漉的。同伴却斗胆冲出去，去抓野鸽，野鸽挖泥巴，扔，同伴就学海男样的滚进水田，嘻嘻哈哈的。野鸽把篓放在田壩上，噔噔噔扑进田里，摸起秧菟就插，象个狠子手。海男全身羞怯得颤颤的，同伴却一点一点地陪伴起野鸽来。

一行弯弯曲曲的绿禾在野鸽的手下鸡啄米似地延伸。这时，太阳升高了，光照暖烘烘的。野鸽呼吸一口来得及时的清新风，额角的小刘海漂亮地旋起来：

“去，洗了澡，穿好衣服，不然，我不插了，走了。”海男早就没命似的逃出水田，一个猛子扎入了田围的小河，挺温畅的。同伴不再野，逃也似的把河水搅得哗啦啦的。野鸽静下心来插禾。一白一黑的少年在水中鼓捣着，一白一黑两只嘎嘎嘎的鸭子似的，划破了变得有点浑浊的水面。

很快，浮光的水面排起了一大片绿秧。

海男和同伴上岸穿衣服时，野鸽要走了。同伴嚷：“野鸽，再插一会，我们不欺侮你了。”野鸽就扑哧扑哧的笑，一种征服的快感的小女孩在胸暴涨起来。

野鸽走了，两个少年手里捻着秧菟，或站或坐在田壩上出闷气。整整一个上午，海男和同伴插得很慢很慢。海男提议说：“我们为野鸽打些猪草去。”同伴点点头，顽皮地说：“我真想操了野鸽。”这挑衅激怒了海男，他挥起一拳，在同伴的身体上打了一个趔趄，便不再言语。

待插完田，日上中天。海男和同伴没精打采地各抱了一摊猪草，送到野鸽家，算是补偿。野鸽在家，闭门不出，海男和同伴快快地回家。

海男和同伴尔后见了野鸽，都颠颠地逃。在野鸽面前，他们不再敢撒野。同伴却小小年纪，便得了幻想狂，见了野鸽就喊“堂客”。记不起什么时候，同伴便从视觉里消失了。海男和野鸽自然地同着学，青春期的怪诞心理，中间，他们隔膜了好几年。

人类总在不同时期演绎着一些重复。譬如海男和

野鸽，儿时的亲密无间，两小无猜，少年的羞怯逃避，青年的两厢情愿，又有缘无份。中年呢？老年呢？相互结合着的一对男女，从陌生，到融合，到冷漠，到丝丝入扣，到了中老年，多半还是天各一方。人终究是个体行为。

淡淡的月色渐次愈浓。成籁俱寂。鸟雀的叫声若隐若现，虫蛙奏着细细碎碎的夜歌。听得见露珠润酥草丛的声音，河水舔着波光，篝火愈演愈烈地燃烧着。一切均被自然陶醉，两厢情悦的欢愉隐遁在大自然的和谐里。

海男的手在野鸽脸上滑翔时，是否都漫想起童年的往事，少年的荒唐，青年的踟蹰？海男好想去掏野鸽迷人的雀窝。那象征，在疯长些什么？这是海男想急于解答的，面对湿润的伪装的沙漠，海男是怔怔地畏缩不前了。

“鸽。”端起野鸽秀美而白皙的面庞，海男悠悠地抒情，“吻”的意念呼之欲出。野鸽呆了，定定地注视海男的深情，咕咕燃烧的诗情便打了一个停顿。

野鸽悄悄地闭上了眼睛。她是在等待一种幸福的降临，还是在等待一种暴风雨的袭击，抑或是在一种慌乱中拒绝突发灵感的热情？海男捉摸不透野鸽的心事。海男凑上嘴唇，双方都感觉到彼此的心跳，异性特有芳香的微息呼吸声鸟儿一样飞翔起来。

海男的嘴唇离野鸽的眼睑咪咪子近。野鸽的第六感觉运动起来，她软弱地、坚定地摇了摇头。末了，海男捏摸了一下野鸽的耳根，借着清淡的月色，野鸽的脸腾地红了。她倏地睁开了眼儿。

“海男，你是部长，”野鸽生硬地说，“我……我是农民，你想过没有？”野鸽心态变异，像是质问，又像是考验。

“我，我是……”习惯于在纸上表达，羞说一个“爱”字，海男转而换了鼓励性的话：“我希望你早日考上大学，不走出一个‘农’字……”野鸽没听下去，她的心是慌乱的、矛盾的，她打心眼里喜欢少男，从她的情态、言表，但她在徘徊一些心里的积淀。

海男的心绪高涨起来，血液涌腾着。他的心，在快要飞出胸膛的时候，忽而一座山的屏嶂阻隔着他，他从靠近的意绪中挪开去，隔离野鸽些微距离。喘息河流哗啦啦扑跳了几声，是鱼虾们在夜河中嬉戏，海男糊糊地想，只见鸽包装着美人鱼一样的身段难以觉察地打了一个颤。

海男腾地站起来，呼呼地踏响草丛，走到数米远的草滩，呼隆隆地扬起玩艺，洒了一泡长长的尿，清淡的腥气热乎乎的伴入草垛，野虫又鸣啾起来。

这时，他的心里恨然起野鸽来，怪她惊刹了一地落巢的诗意。他干脆在撒尿的地盘滚了一地，就静静地躺下来。蚊子轰轰隆隆来袭击了。还是成双成对能抵制孤独，他走近野鸽。

野鸽已坐起来。微风淡吹，额前的刘海两三丝飘动，抹走丝许的倦意。海男靠近野鸽坐下去，两两雕塑似的，相对无言。

野鸽要方便，慢慢站起身来，脚丫子在草地乱乱地踩着。她嘴唇蠕动着，想要说什么，欲言又止。

“那边草地……”海男领会地指指篝火燃烧的方向，野鸽向那边走去，尿憋得些微疼痛。她在前面不远处想松解，看到海男的头朝着这边，便继续通通的朝前走。海男平心静气地倾听着什么，淡兰色的影子隐隐绰绰，水声叩击着鹅卵石。

“蛇！”忽听得野鸽熟悉而尖利的叫声，海男立马起身，跑着小步向野鸽奔去，海男跑得急了，差点摔了趔趄，待立定时，只见野鸽鱼肚白一样的下腹前黑从一闪，白嫩的臀部闪烁着露了一下，野鸽背转身在腰间系着裤子。

无言的对抗中，天暂暂亮了。

就有人传说海男和野鸽的恋爱。原来，他们走近河滩的时候，一个熟识的后生撞着他们，后来悄悄盯了稍，又悄悄走了风声。

这风声把他们本来平淡的心缚紧了，使他们感觉到一种悄然的爱恋。

两人心照不宣地交往着。时间过得风快。海男调任县文化局任办公室主任，野鸽自费上了湖南大学土木系。

野鸽上学的时候，海男骑着单车来送行。野鸽的行李及其简单，一个提袋就够了。夏日的炎阳象烘烤似的，把两条影子烤得热辣潮湿。他们一前一后走出熟悉的田垄，俨然一对小夫妻。

海男骑着单车，叮铃铃地拔响铃子，高加林一样打着唿哨，不意，野鸽看那晚町梢的那个青年，在下坡时动弹一下，车轮撞在古头上，海男迅疾拐了一个急弯，野鸽被摔了下去，单车带刹不灵，直直往前冲。海男折回来，扶起满身灰尘的野鸽，那青年早跑溜了，野鸽尴尬地笑着，丰腴的膝盖灰糊糊地沾着鲜血。海男用手帕轻轻地擦拭着，在闹得沸沸扬扬的恋爱声中，第一次实质性接触野鸽的肌肤，手不禁有些颤颤地。

一路纳闷。到熙熙攘攘的汽车站，两人相对无言。上车的时候，海男好伤感，野鸽黑白分明的眼睛只是定定地瞅着。笛鸣车动，海男紧追了几步，野鸽定定地站着，淡淡地说：“谢谢你，回去吧！”

一颗心失落了。

县文工团决定把根据海男小说《燃烧的夏天》改写的剧本搬上舞台。鬼使神差，担任主角的演员闲鹤却与野鸽惊人的相似。闲鹤向海男请教一些细节和表演。海男经常偕闲鹤来野性的涟河边散步、谈心。

闲鹤想体验仲夏夜的细节。这时，刚好虚构的海男主角出去排演另一出剧了。差不多选择了同地同景。涟河水潺潺潺潺地游，激情的篝火舔着幽蓝的波光。海男和闲鹤静静地坐下来，谈着剧本，以及剧本以外的题外话。

“野鸽真地太偏离了现实。”闲鹤说，丹凤眼凝视着海男。海男无奈地点点头，又摇摇头。

“后来野鸽在大学里恋爱了吗？”闲鹤天真的问，海男苦苦地笑了一声。